

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六)

# 故县村里谒英雄

赵彦红

绿色浸染的夏日,我从长治市区出发,穿过绿意葱茏的村庄、庄稼茂盛的田野、庞大整洁的工厂,抵达潞州区黄碾镇西北部的故县村。

当村庄的轮廓终于在眼前清晰展现,我的心情突然凝重起来,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轻。我知道,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甚至每一粒泥土、每一缕空气,都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时光之舟荡回87年前。1938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转移至故县村,这个太行山深处的普通小村庄,由此成为我军抗战时期在华北的主要指挥中心。总部在此驻扎的142天里,一系列决定华北抗战走向的战略决策从这里发出,许多重要事件在此发生,这个村庄在历史的叙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顶着午后灼热黏稠的阳光,我来到此行目的地二仙庙。

这是一处灰墙青瓦的庙宇,高挑的檐角下,黑底的匾额上刻着“二仙庙”三个镏金大字,黑色的大门两侧墙壁上挂着两块木质牌匾,上面分别写着“八路军总部旧址”“抗大一分校旧址”,金色的字体在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该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坐北朝南,分上下两进院落,现存殿宇40余间,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2004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进到院内,我见到了此前已联系好的黄碾镇工作人员以及故县村村民魏海胜。他们带我参观了分设于东西厢房内的八路军总部故县旧址和抗大一分校故县旧址展览馆。在他们的讲述中,80多年前那段久远的历史徐徐铺开。

1937年9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在抗战的隆隆炮火中,八路军总部几经转战,于1938年8月8日转移到屯留县故县村(今属潞州区),总部机关驻扎在村里的二仙庙内。

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这些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革命者,坐在庙内简陋的椅子上,面对着挂在土墙上的军事地图,凝神、沉思、讨论,以非凡的智慧、勇气与胆略,领导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挥着华北的抗日战争。

此刻,我们站在展板前,在简短有限的文字和早已模糊的老照片中努力寻找,试图在一些真实具体的人物或某些历史的细节中抵达1938年的故县村。

今年68岁的魏海胜是土生土长的故县村人,曾经是二仙庙的一名文保员。此时,他指着展板上“抗战中牺牲的故县村民名单”第一行,郑重地说:“这是我二叔。”

吃惊之下,我赶紧细看,这是一份英雄的名单,也是一份青春的名单。名单上有19人,其中,年龄最小的4人,牺牲时只有19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43岁。在最绚丽的青春年华,他们无畏反击日本侵略者,以决绝的姿态,完成了一个农民对于家园的勇敢守护。

排在名单第一行的魏俊奇就是魏海胜的二叔。

“小时候就常听我父亲念叨,说我有二叔叫魏俊奇,很能干,是党组织的负责人。1944年,日本鬼子来到村里,他藏在一个村民家的粮垛后面,结果被汉奸出卖,日寇抓住了他,把他杀害了。当时他才29岁,正年轻哩!”魏海胜静静地讲述着,“我二叔牺牲时,女儿魏先弟才5岁,二婶后来改嫁到岗上村,把女儿留给我父亲,先弟姐姐就是在我家长大的。”

1938年10月,八路军总部进驻两个月后,故县村成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12人,在支部书记魏俊奇的带领下,贯彻区委、县委指示,号召群众出资出力,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日。

也是在这位年轻英勇的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战争的硝烟中迅速成长,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家乡,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我的目光慢慢抚过名单上一个个静默不言的名字,也抚过一段段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历史。

在抗战的硝烟中,为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培养更多军政干部,1938年12月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根据地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地址就选在了故县村。

为了方便抗大教学工作,八路军总部首长决定将二仙庙腾出来给抗大一分校办学,总部机关于1938年12月底迁至距此处不远的潞城县(今潞城区)北村,也由此结束了在故县村142天的驻扎历史。

历史从未走远,它始终停留在时光深处的某个位置,在一个合适的时刻被激活。比如此刻,我们静默地站在展板前,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当年太行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画面……

蝈蝈体态臃肿,大腹便便,其貌不扬,它既无蟋蟀的勇猛,又没蜻蜓的纤瘦。如果在昆虫间举办选美大赛,蝈蝈肯定名落孙山。

然而,我从小就喜欢蝈蝈。

记得七八岁时,放暑假回老家清徐县东青堆,常与小伙伴到村外庄稼地逮蝈蝈。每到晚上,我逮的蝈蝈,一只首先“领唱”。接着,另一只不甘示弱,鼓足劲跟着唱,一唱一和的“二重唱”开始了。晚上,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静静地欣赏着大自然最动听的音乐。

蝈蝈,我们清徐人呼之为“叫喳喳”,吱嘎吱嘎地,叫个不停,它似乎就是为鸣叫而生的。《诗经·召南·草虫》:“嘒嘒草虫,趯趯阜螽。”那种“嘒嘒”叫着的“草虫”,就是指蝈蝈。

蝈蝈分雌雄两种。雌者,个头大,有一个大大的肚子,肚子里盛满了籽儿,大腹便便,蠕蠕而动;雌虫不会鸣叫,是一默然不语者,它另有一个名字,叫“吆拐”,油炸而食之,味道极美。雄者,体形小,动作灵活,一跃,能跳出很远,呈草绿色,有一对薄薄的羽翼,脆而亮,羽翼扇动,就发出悦耳的鸣声。通常说的蝈蝈,指的就是此种雄者。

据说,宋人就已开始畜养蝈蝈了。明代从宫廷到民间,养蝈蝈已

## 蝈蝈情结

刘长顺

较为普遍。

延至清代,人们对蝈蝈的宠爱尤盛。乾隆皇帝甚至为蝈蝈写过几首诗,其中之一是《榛蝈》,诗曰:“蛙生水族蝈生陆,振羽秋丛解寒促。蝈氏去蛙因错注,至今名像混秋官。”把蝈蝈誉为“秋官”,确实把蝈蝈捧得极高了。

退休后我居住城市,远离了田野,依然非常怀念蝈蝈。虽然不能亲手捕捉,但我每年夏天都要到花鸟鱼虫市场买两只蝈蝈装在笼子里,挂在阳台上,精心护养。每天轮换放入一些新鲜的青菜叶子,如芹菜叶、菠菜叶、萝卜叶……些许繁琐,却是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蝈蝈那清脆、嘹亮、悦耳的叫声,不仅重新唤醒了我记忆深处的那份童趣,也使我越发地感觉到,身处水泥丛林中的我,更需要大自然的声音来慰藉心灵深处那份原始的冲动。

身居闹市,我从蝈蝈的叫声里品味盛夏、金秋……这不是浪漫,而是一种心的向往,一种回归自然的心灵追求。

## 版面间的云水清芬

刘振武



若干年前,《太原晚报》的副刊版面上,一篇题为《卫俊秀先生的书房》的文章吸引了我。当年卫俊秀先生崛起书坛,他是为数不多的依靠独树一帜的书法风貌和人格魅力赢得声誉的布衣书家。由于卫俊秀先生是我们家乡人,我对他格外关注和尊崇。

卫俊秀先生生于忧患,长于国难之际,处危艰而时刻以国为念,忠贞不渝,其精神、思想皆化为书论与书法艺术,成为20世纪书法史上的杰出代表。

这位历经世纪风云的学者型书家,将鲁迅的刚毅、庄子的逍遥、傅山的骨气熔铸于翰墨,其书法不仅是宣纸上的舞动线条,更是一个时代士人风骨的立体拓印。《卫俊秀先生的书房》这篇文章,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卫老在陕西师大的读书、创作场景。他的书斋陈设简单、朴素,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激扬文字、磨砺风骨,营造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貌和精神天地。

“做字先做人”的箴言,在卫俊秀身上具象为七十载知行合一的修行。当他遭遇人生的坎坷,在陕北山野挥斧伐木时,仍能从葡萄藤的虬曲中参悟草书章法;

当日本书道界追捧其作品,他坚持在笔墨间植入“为民族争气”的文化基因。这种将生命体验转化为艺术语汇的能力,使其书法超越了技艺层面,成为人格精神的视觉显影。

先生书法独树一帜,笔意自如,气息流畅,节奏铿锵,绝无庸俗之气。其书气韵高古,笔势磅礴,或如瀑布飞渡,一泻千里,或如珠落玉盘,温婉俊逸。他的书法传达出的精神气象,正是中华民族守正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根脉和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书法艺术应成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武器。这才是书法的极致,也即国民性、时代性,甚至世界性,也是卫老在当时关于书法艺术的独特见解。

不少专家、学者发表文章和专著,对卫俊秀先生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书法艺术“是20世纪中国书法文化的最高成果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我常常想起那一篇短文,那一块精心制作的版面,从文字的清香里,从版面的匠心里,那一缕久久扩散的云水清芬,氤氲出一种难得的文化风骨和精神传承。



八路军总部故县旧址 陈晓光 摄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